

陶器，关乎泥和身体

Pottery, Regarding Mud and Body

戎晟

All over the world, most of the myths about creating human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which is, among many materials, clay is the material to be used. This kind of myth indicates the knowledge the ancients have about a connection between mud and human body. The cognition stems from the ceramics, with pottery production strengthening imagination about mud and body. This essay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ud and bo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yth, and the production of pottery shows their relevance.

回望世界各个文明的创世神话起源，无论东西方，似乎都有人是被造物主或神用泥土做出来的，这可能是史前人类朴素的与泥这种物质互动后的直接反馈。泥在原始人的手上被赋予形象和生命，所以，在大多数的创世神话中，神先是用泥土做出了人的身体，而后不同的神用各自不同的方法赐予人生命，有些是通过对捏出来的泥人吹气的方法，也有的是把自己神性的血滴进泥人的身体中，各不相同。但是无论生命以何种方式被赋予，制作身体的材料都是泥。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创世神话叙述中，在赋予人的形象时，神那万能的想象力似乎停滞了，神并不是用泥稿设计出一个不同的生物，没有用他的创世神力，没有用我们想象中其他和生命有关材料（比如有机材料）造人。在神话里，创世神不仅以自己的形象用泥创造了人，还赋予了泥人部分神性的灵魂。泥人就是人而不是泥稿，至少是个即将被赋予生命的身体。而在古埃及的神话中更进一步叙述了人是由神克努姆（Khnum）用泥在陶工的轱辘车上创造的。尽管这里没有明确说明是在陶工的轱辘车上用什么手段创造了人，但却从材料和手段两方面暗示了身体和陶罐（或陶器）两者之间有着极为暧昧的关系。为什么在造人神话中泥这种材料频频出现，陶器和身体又是何种关系？

同样值得被追问的是陶器为什么一定是和身体有关？为什

么不是石器或金属器？很显然，作为一种原始材料，泥这种材质尽管在人类文明早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似乎不是唯一和最早被人使用的材质，无论石材还是木材等，都会因为可以被直接拿来使用而被原始人类大量使用。而且相比宝石或贵金属而言，泥土因为极易被采集的特性，往往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廉价而无足轻重的物质。水，石头，贝壳，兽骨，木头都出现在文明萌芽期，玻璃和金属也是极早进入人类文明的材料。那为什么是泥频频出现在神话中和我们产生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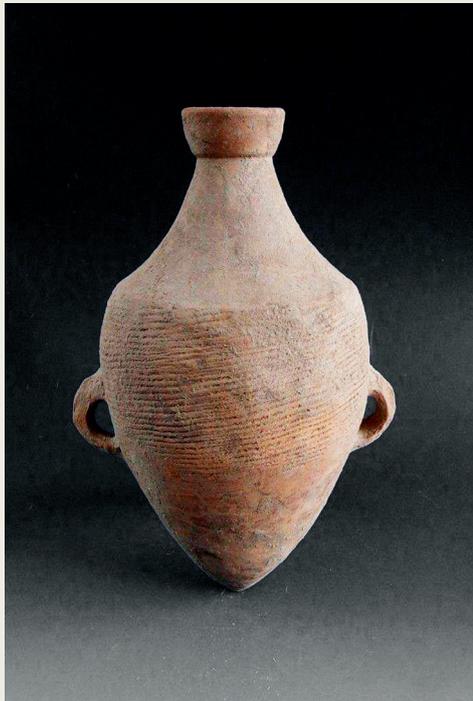
不同文化的先民把大地神设定成了很多样子，把大地想象为祂的身体，因为神话都是人写的，也许这一点倒没有很奇怪。但全世界大多数神话的叙述者都把自己设定成是泥做的就有些唐突。因为神话不是科学，在神话的语境下，人的肉身可以是任何材质所塑造的。无神论者可能会质疑这一点，为什么大多数造人神话里没有选择其他材料，比如金属，玻璃，石头等材料来造人？泥为什么在这类神话中被选中为造人的材质？所以我们是怎样把身体与泥土联想起来的？

土大面积天然存在于地球表面，广义地说地球表面的无机物几乎都是土，仅仅在某些语境中，我们才把水分多一点土称为泥，或被挖出来后略微加水加工过的称之为陶泥。山川河流是大地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大多时候都把泥土视为构成大地的稳定的物质，但河流使大地有了生命。追溯到最初的文明中，几乎每种文明都有大地之神，尽管这位神的形象和性别在不同文明中千姿百态，但身体却构成了大地神的共性，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大地——大部分由土构成的。如果唯一的大地神是由唯一的大地构成了身体，在神话中当神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身体）的时候，也许人类为什么是泥造的答案就已经浮现出来。

“人会自问，自己是由何种河泥，是何种黏土造成的”。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在凝视着这些具有神性的自然材料时，会把泥中特有的积极和消极的力量展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中。他在《水与梦》中把“溶化和凝固”视作水的“双重力量”，并把凝固一生长和溶化一消亡这对力量视为“持续繁殖的信念根基”。无论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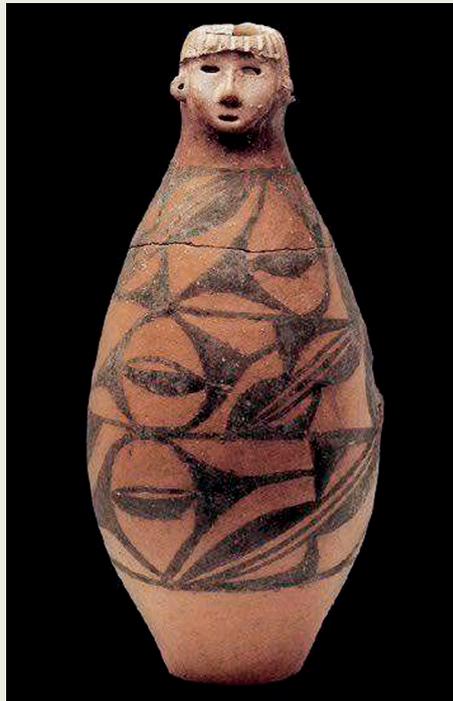
唇口瓶



尖底瓶



维斯特尼采女神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什拉是否夸大了水的作用，水的这种‘双重力量’也只有在与泥合成时才存在，同时合成之物也显现出了双重特性——作为物质形式尽头的‘尘埃’的消极性，和作为物质形式开端的凝固和可塑性的积极性的一面，尽管巴什拉把河泥视作“水的尘埃”，并暗示了河泥的生命力和再生属性归功于水的“双重力量”——这种“持续繁殖的信念根基”。巴什拉追问的河泥就是参与到了这种力量变化中的泥，我们不用强化这里的河泥是否和别的泥不一样？是否只有河泥在水的加持下才有了生命力和再生属性？这就像问是否只有东方能被阳光照射一样片面。

土因为有水参与，泥在合成的过程开始展现了程度不同的生命力和再生属性。“因为要创造就必须要有黏土，可塑造的物质”，所以在巴什拉眼里，我们才会自问我们是由何种黏土造成的。我们的身体从呱呱落地到奄奄一息，整个过程都指向泥可塑的积极特性。当我们死后归于尘土，无论躯体被焚烧归于灰烬还是掩埋渐渐腐烂，这是肉体的尽头，是生长的尽头，呈现为尘埃的是泥消极的特性，这同时也是再生的开始，所以我们会把大地和肉体视为“本性的交换”。“理解河泥有助于我们参与到土地的生长力量和再生力量”，这里的再生不是生命，而是生长，生命会逝去，而物质只转换形式。所以泥的这种双重特性成为我们对于物理身体的生成、消亡与再生的“信念根基”，这是所有的泥的特性。这是一种人类共有的信念根基，在凝视水和泥土的时候，也潜在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文明早期中泥会被选做神话中造人的材料。

如果说泥是因为这些和人类身体接近的特质，在全世界神话造人中频频出现不是巧合，那还有另一个与人体有关看似“巧合”往往被人忽视，这就是神话造人时对泥加工的方法。诚然，神话是人写就的想象，但神话往往基于某些生活经验，对泥进行加工或用泥制造这个行为明显指向了制陶业，泥这个材料与身体

相关的特性在制陶业里面如何被表达出来的呢？制陶这个行为为什么会在神话中和造人联系上了呢，陶器和身体会有联系吗？

既然不同文明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造人神话中都出现了泥，这也许可以在原始的语言中找到一丝线索，在世界范围内的制陶语言的表达中，我们巧合再次看到了这种与身体相关的“巧合”，不仅仅是对于整体器皿（比如罐身或body）的描述都用到了对身体的拟人表达，在表达陶器中的不同部位时更是用到了耳、口、颈、肩、腹、足等这些词，这种表达方式同样在英语表达中可以找到相同的对应表达：lip、neck、belly、bottom，至于handle，也是非常明显的指向了词根hand。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语言现象并不像“月亮弯弯像小船”的比喻这么简单，对于先前列举的那些既是人的身体部位，又是器皿部位的词来说，可能是因为两者在外形上有某些相似，大多数人会把陶器的颈、肩、腹和人的身体部位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确有外形的相似之处，比如从捷克境内发现的人类最早的陶像维斯特尼采女神和遍布各个文明早期的尖底瓶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其中颈肩腹廓形的相似性，但仅仅强调这些明显的相似性就得出答案很显然不够。比如，器皿的口沿在英语里被称为lip，这也是嘴唇的意思，我想在这世界上几乎没有传统器型的口沿会做成嘴唇的形状。就算中国古代的唇口口沿在造型上看上去略微丰满，但也仅仅是这一点的相似性，在外形上再无其他相似性，何况中文里倒并不用唇部来统称陶瓷的口沿。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西方都用“足”foot来表示器皿最底部的一个结构，但是明显，那也长得不像脚。从而可以推断当初第一个用“lip”或用“足”来称呼器皿结构的人也应该不只是因为身体和器皿外形的相似性来命名的。

当仅仅通过外形的关联已经不足以研究遍布原始世界的身体和陶器的这种关系时，是不是有着某种不易被发现的原因隐藏



毕加索陶艺作品



毕加索陶艺作品

在神话中，使先民把陶器和身体连接起来。如果说神话来自于先民的生活经验，那在“神造人”之前，人们必定已经有拿泥造物的基本制陶经验了，之所以选择泥这种物质主要是因为泥在前期的可塑性和烧成以后的升华，与可塑性相对的可消解的属性以及再可塑性的特性与神力的某种关联，而这种属性所延伸出的生命力和再生属性在先民眼中可能会被视为某种神力，所有的原始先民在祭祀和宗教活动中就是期待得到这种神力的垂青，就像祖先

保留火种一样，他们有锚定或保留这种神力的渴望，最直接的手段就是通过神的代理物赋予自己的形象，从而使自己获得神性。既然泥已经被认定为这个代理物，最值得，最有意义被赋予的形象我想应该是人自己，这个赋形行为就是一种心理投射或镜像反射的作用，就像陶像维斯特尼采爱神，通过想象把自己或他人投射在泥人上，以此通过原始崇拜来抵抗自身和他人的消逝。这种内心共有的投射会不会从陶像延伸到制陶业，从欧洲的维斯特尼采爱神和尖底瓶，到东亚的原始陶器，这种与身体的原始关联证据大量存在，可以看出与身体关联的原始制陶与当时陶器的功能性并无多大关联，思考这两者的联系不是通过局部轮廓形的相似，而是陶器作为一个客体在与人互动时，在从制作者手中被塑造出来时，除了功能性之外，陶器携带了制作人的本能，尽管很多时候人都没有意识到。

我们可以想象原始人如何看待和想象这个客体——通常来说喝水时他们的唇对着的是器皿的lip，移动时手抓着的是器皿的手，抱起时一定是手环抱着器皿的腹部。从维斯特尼采爱神到地中海的尖底瓶，如果想从中找出关于身体从具象到抽象的想象演进跨越太大的话，我们可以用仰韶文化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作为过渡，陶工不仅把作为身体一部分的头部造型加进了这个器皿里，并且这个“头”没有放在这个器皿的其他部位，而是就像一个人一样放在了器皿顶端。这三类陶制品不属于同一个地方，甚至不是同一时期。但在文明早期，是不是因为世界各地的祖先都会有相似的神话体验而拥有了相似的想法，或者反过来说，是因为祖先们拥有相似的想法或通感，所以才书写了相似的神话。就像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母系社会的女性陶工在制作维斯特尼采爱神雕像和在制作尖底瓶时会不会想象这是另一个自己？当时这些女性陶工会不会用泥也依照自己的样子制造了“另一个自己”，又或者因为她们照着自己的样子在制陶，所以才会有神话里神照着祂的样子造人。这种通感和想象难道仅仅停留在上古时期吗？在近现代艺术史中就有证据来证明这陶器与身体的相互映射。毕加索直接具象化了这种互相关系，作为把手的“手”和以陶瓶为身体的形象抱着和自己极为相似的器皿的设计，也许就是我们与先民细微而有力的链接。

无论面对的是一个泥塑或是一个器皿，当陶工制陶时，形象是从瘫软的泥中慢慢出现的过程，在陶工手里，不仅泥的生长特性被感受到，同时手在修磨陶器表面的触感也很重要，这种触摸应该就是巴什拉所谓的“对女人的爱吧”，尽管巴什拉用男性视角解读了“受爱抚的石器时代”。但在那个女性制陶的时代，“对女人的爱”也许就是女性陶工对自己的爱，对陶器的爱抚也许被幻想成对自己的爱抚。甚至到了今天，当人们拿着一件陶器摩挲互动时，潜意识还会悄悄提醒着这是一种对身体的想象：眼前之物是一个身体或肉体。

参考文献：

- [1] [法]加斯东·巴什拉，顾嘉琛译，巴什拉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2] [法]巴什拉，杜小真，顾嘉琛译，火的精神分析，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